

复见天地心,艮止圣贤境

——《复》、《艮》二卦义理与宋儒心性之学

黄黎星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作者简介] 黄黎星(1965),男,福建南安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易》学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

[摘要] 宋代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易》学史的重要发展时期。宋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多端而丰富,但占据主流地位者,当属围绕“性与天道”这一哲学核心问题的探讨而发展起来的新儒学——理学,宋代《易》学的总体发展也与此相关。宋儒论《易》,特别注重《复》、《艮》二卦,并对此二卦的义理作了独具特色的阐述与发挥,从中显示了宋代《易》学之时代特色及其与宋儒“心性之学”之密切关系。

[关键词] 宋儒;《复》卦;《艮》卦;心性之学

[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2-0151-07

宋代学者在致力于儒学复兴运动的过程中,依傍经典,返本开新,复归曾被丢弃或忽视的哲学本体——“性与天道”,从而建立起了以理学(包括从理学中“歧出”而在根本宗旨上又“同归”的心学)为代表的宋代哲学思想体系。

《周易·系辞下传》曰:“天下同归而殊塗,一致而百虑。”在《易》学发展史上,每一个时代的学者,都曾因应时代变化,建立起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术思想,而《周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本根的意义,也正是通过历代学者“殊塗”、“百虑”的阐释发挥才得以体现的。在儒家经典中,《周易》更富于“性与天道”方面的哲理蕴涵。《周易》的“经”与“传”(尤其是《易传》),具有独特理论构架和推阐体系,为宋儒的心性之学提供了形而上的“性与天道”的经典依据。在对宋代哲学与《易》学的整体状态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以六十四卦组成的《周易》哲学思想体系中,特别受到宋儒重视并得到丰富阐述的,是《复》卦与《艮》卦,他们或以《复》卦为《易》之“门户”,“心”之“枢机”;或以《艮》卦为《易》之“归结”,“德”之“要义”,给予特殊的地位,倍加推尊。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实际上是宋代《易》学特色的一个索引,也是宋代整个哲学思想的一个索引。可以说,探究宋儒推重《复》、《艮》二卦的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对认识宋代《易》学之特色及其与心性之学的关系,确实可以达到窥斑见豹,知此而思过半的效果。

一、宋儒对《复》、《艮》二卦的推尊

《周易》的六十四卦,“卦殊其义,爻异其旨,万变毕陈,众理丛载”^[1](附录),对各卦之地位与作用的判定,历来存在着因时而异的情况,而这正反映出不同时代《易》学的风貌与特色。例如,古代所谓“三《易》”,《连山》首《艮》,《归藏》首《坤》,《周易》首《乾》《坤》,郑玄释曰:“《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

《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2]《三代易名》以何卦为首,即首重何卦,其中蕴涵着义理,也显示了“三《易》”的不同特色。再如,汉代《易》学中,《中孚》卦受到特别的重视,这与当时盛行的“卦气”说有关,所谓“卦气起《中孚》”者也。宋儒之特别重视《复》、《艮》二卦,是与宋代哲学思想密切相关的,是伴随着心性之学的发展而形成的。

被后世理学家奉为先驱的范仲淹及“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都有关于《周易》的著作或论述,范仲淹撰有《易义》;胡瑗的《周易口义》十二卷,系其门生倪天隐述师说而成;孙复有《易说》六十四篇;石介有《易解》五卷及《易口义》十卷。他们的《易》说中,即颇重视《复》、《艮》二卦,如范仲淹的《易义》论及《艮》卦曰:“艮止之道,必因时而存之。时不可进,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纵,斯止矣。止得其所,何咎之有!……非君子,其孰能与于此乎?”^[3](卷三,第137页)《宋元学案》列为“高平同调”的欧阳修(庐陵),在《易童子问》中论及《复》、《艮》二卦,也已触及“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彖》)及“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大象》)之要点。

从逐步发展完善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开始,《复》、《艮》二卦显然已得到了特别的重视。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通书》等著作中,依据《周易》、《中庸》等经典,吸收了释、道的某些观念、方法,建立了宇宙论的体系,被尊为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所言“《复》之初九,善几也;《姤》之初六,恶几也。善几不可不充,恶几不可不绝”^[3](卷十一,第495页)等,突显了宋儒重视《复》卦的观念。周敦颐对《艮》卦极为重视,他曾以《周易》与《法华经》相比较,感叹道:“一部《法华经》,只消一个艮字可了。”其《通书》以《蒙》第四十为终篇,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评说道:“《蒙》、《艮》二卦,义似不相连,《通书》以卒章者,思四十章中屡言师道,盖元公以师道自任,《蒙》以养正为圣功,而《艮》有始终成物之义,殆隐然欲以先觉觉后觉乎!”^[3](卷十一,第494页)这是认为周敦颐因“《艮》有始终成物之义”而注重此卦。

邵雍在其著作《皇极经世书》中,依傍《周易》,以象数体系建构了“宇宙图式”,其象数学颇受朱熹的推崇。邵雍学说与重《复》卦观念的联系,也由于其建构的象数模式。“天根月窟”说,是邵雍“观物”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宋元学案》记载:“以八卦言之,坤、震之间为天根,乾、巽之间为月窟。以六十四卦言之,朱子曰:《复》卦为天根,《姤》卦为月窟。”^[3](卷十,第402-403页)“《复》卦为天根”之说,自然与宋儒阐发“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的义理内涵有密切的关联。

张载以“虚气相及”理论建构他的宇宙论,又以“变化气质”作为道德修养的核心。张载论《复》卦,已明显地选择了将“天地之心”与“人之德性”联系起来的思路,体现出了宋儒颇为一致的阐发倾向。张载论《艮》卦,则特别强调“艮止”所含“光明”之象,这是与他的道德修养论相关的。

程颢、程颐也极重视《复》、《艮》二卦。程颐于《伊川易传》中,对《复》卦《彖传》作了详尽的解说,并以“天理”之说贯穿其中。程颢作《定性书》答张载“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何如?”之问,即引《艮》卦义理为说。程颐强调说:“《艮》之为义,终万物,始万物。此理最妙,须玩索这个理。”^[3](卷十五,第630页)由此可见程颐对《艮》卦的重视程度。

作为理学思想体系之集大成者,朱熹对《复》、《艮》二卦也极为推崇,其《周易本义》中论《复》、《艮》二卦,可视为将宋儒相关论说的代表。在《朱文公易说》、《朱子语类》等书中,也多见朱熹对《复》、《艮》二卦义理的阐发与强调。

作为心学思想体系的创立者,陆九渊和其他宋儒一样,也不约而同地重视《复》、《艮》二卦的义理精蕴。陆九渊重视并阐说《复》、《艮》二卦义理,既有与其他学者相同之处,也有他从“心学”的思想体系出发的独特理解。

除上述几位名声显赫的学者之外,众多宋儒都曾给予《复》、《艮》二卦以特出的地位。宋儒多喜好以《复》、《艮》二卦及相关名词作为别号或斋名者,仅《宋元学案》提及的宋儒,自号为“复斋”、“复庵”、“艮斋”、“止斋”、“止堂”、“兼山”者,就不在少数,可见推崇《复》、《艮》二卦的思想观念深入其心,影响很大。

今见之宋儒的语录中,记载他们推崇《复》、《艮》二卦者亦多。《宋元学案·兼山学案》载,郭雍(白

云)门人谢潯(艮斋)曰:“《艮》者,圣人之止;《无妄》,圣人之动。”^[3](卷二十八,第1040页)蒋行简问郭雍以“得于兼山之最要者”,郭雍答曰:“所得在《艮》。《艮》者,限也。限立而内外不越。天之命我,限之内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3](卷二十八,第1041页)《宋元学案·五峰学案》载,胡宏《胡子知言》曰:“情一流则难遏,气一动则难平。流而后遏,动而后平,是以难也。察而养之于未流,则不至于用遏矣。察而养之于未动,则不至于用平矣。是故察之有素,则虽婴于物而不惑;养之有素,则虽激于物而不背。《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此之谓也。”^[3](卷四十二,第1369页)胡实论曰:“《复》卦下面有一画,乃是乾体。其动以天,且动乎至静之中,为动而能静之义,所以为天地之心乎!”^[3](卷四十二,第1385页)《宋元学案·刘胡诸儒学案》载,刘子翬《圣传论》曰:“学《易》者必有门户。《复》卦,《易》之门户也。入室者必自户,学《易》者必自《复》始。得是者,其惟颜氏乎!”^[3](卷四十三,第1400页)《宋元学案·东莱学案》载,吕祖谦《丽泽讲义》曰:“天道有复,乃天行自然之道。人之善心发处,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复,便运行无间。而人心多泯没,盖以私意障蔽。然虽有障蔽,而秉彝不可泯没,便是天行无间之理。”^[3](卷五十一,第1654页)《宋元学案·西山蔡氏学案》载,蔡沆,字复之,号复斋居士,西山先生之次子也。……作《敬义大旨》、《复卦大要》二篇,以敬为人德之门户,义为一身之主宰,发明敬义以示人。以《复》为学者迁善改过之几。与人讲明《复》卦,尝言人当以“不远复”为法,以“频复而厉”为戒,尤有功于世教云。^[3](卷六十二,第2012页)《宋元学案·鹤山学案》载,魏了翁《鹤山大全集》曰:“《易》中光明,多为艮发,盖人心迁于物则蔽闇,止其所则光明,是以《大象》申之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止非其所思。出其位则志为气役,物欲外迁,光明内蚀。”^[3](卷八十,第2657页)《宋元学案·深宁学案》载,王应麟《困学纪闻》曰:“知止而后有定,故观身于《艮》;惻隐之心,仁之端也,故观心于《复》。”^[3](卷八十五,第2859页)……这些语录,一再表明了宋儒对《复》、《艮》二卦的重视、推崇,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思想文化的时代风貌。

二、《复》卦之要义:明体与见心

尽管宋儒们各自的学说思想及其理论构架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但他们对《复》、《艮》二卦都一致地重视与推崇,这一现象的产生,绝非空穴来风,实际上是由宋代哲学思想发展的总体趋势所决定的。下面,我们分别就宋儒阐发《复》、《艮》二卦义理及其思想意义进行探析,本节先论《复》卦。

《复》卦,象征“回复”。其卦象为下震上坤,五阴在上而一阳来复,喻示着天地间阳刚正气回复、万物生机萌发,故《彖传》称“利有攸往,刚长也”,更赞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在《易》学条例中,有“十二辟卦”之说。“辟”,犹言“君”、“主”。“十二辟卦”,又称“月卦”、“候卦”、“消息卦”,由《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组成,它们的阴阳爻画构成了有规律的递变形式,阳盈为息,阴虚为消,含有显示自然万物“阴阳消息”的象征意义,用以配合为一年十二月的月候。“十二辟卦”之《易》例来源甚古,其说首见于《归藏》^[1],汉魏诸《易》家如孟喜、京房、马融、郑玄、荀爽、虞翻,都曾采为《易》例,影响甚大。其中,《复》卦代表着阳气回复,所当值之月份为十一月(子),因而在阴阳盈虚消息的循环过程中,占有“枢纽”的地位。

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保存了汉魏《易》家的《易》说资料,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他们对《复》卦的解说。何妥释卦辞“复,亨”曰:“复者,归本之名。群阴剥阳至于几尽,一阳来下,故称反复;阳气复反而得交通,故云复亨也。”虞翻释卦辞“出入无疾,朋来无咎”曰:“谓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坎为疾,十二消息不见坎象,故出入无疾。兑为朋,在内称来,五阴从初,初阳正息而成兑,故朋来无咎矣。”对《彖传》之“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虞翻曰:“坤为腹,谓三复位时离为见坎为心,阳息临成泰,乾天坤地故见天地之心也。”荀爽曰:“复者冬至之卦,阳起初九为天地心,万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见天地之心矣。”^[1](卷六)可见,汉魏《易》家对《复》卦之卦辞、爻辞,以及《彖》、《象》传的解说,主要着眼于天地自然、阴阳二气之变动,以言天地自然之象为主。

到了宋代,宋儒解说《复》卦的义理,则有了明显的变化。宋儒阐发的重点,已从单纯地考察分析天

地自然之象,转向了借此卦以明“天道”之“本体”的哲学思考上,并将《复》卦从阴阳二气变化之“枢纽”,引伸为人心(人性)善恶变化之“枢纽”。其中,“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一句,更成为宋儒将天地化育万物之“仁心”与人类美善纯正之“良心”相牵合融通的联结点。

欧阳修在《易童子问》论《复》卦曰:

天地之心见乎动。复也,一阳初动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万物者本于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3](卷四,第187页)。

此说强调“天地生育万物”之心,已具有寻绎宇宙论中本体之“仁心”的意味,与汉魏《易》家侧重于探究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有所不同。

周敦颐所言“《复》之初九,善几也;《姤》之初六,恶几也。善几不可不充,恶几不可不绝”^[3](卷十一,第495页),将“十二辟卦”中“一阳来复”的《复》卦与“一阴初消”的《姤》卦,分别给予“善几”与“恶几”的比拟,其言善、恶之“几”,既属于天道自然,更指向人之心性。

张载在《横渠易说》中论《复》卦曰:

《复》言“天地之心”,《咸》、《恒》、《大壮》言“天地之情”。心,内也,其原在内时,则有形见,情则见于事也,故可得而名状。自姤而剥,至于上九,其数六也。剥之与复,不可容线,须臾不复,则乾坤之道息也,故适尽即生,更无先后之次也。此义最大。

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天则无心无为,无所主宰,恒然如此,有何休歇?人之德性亦与此合,乃是己有,苟心中造作安排而静,则安能久!然必从此去,盖静者进德之基也^[5](第113页)。

此论明确指出:“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天地之心”,而“人之德性亦与此合”。“明体”与“见心”,因此而得以联系起来。“此义最大”,也落脚于此。

程颐在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上,持“天理”之说,倡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与张载的“虚气相及”论有所不同,但是,在阐发《复》卦义理是,他与张载的思路又颇为一致。程颐尤其推崇“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一语,认为其中蕴涵着天地生物以仁心、美善之德乃天理的义理。程颐之说影响了包括朱熹在内的许多后辈学者。

朱熹的《周易本义》,在义理思想上多认同于程颐的《伊川易传》,他论“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曰:

积阴之下,一阳复生,天地生物之心几于灭息,而至此乃复可见。在人则为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息而复见之端也。程子论之详矣,而邵子之诗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太音声正稀。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包羲。”至哉言也!学者宜尽心焉^[6](卷一)。

“天地生物之心”于“一阳复生”时重现,正如人之美善“本心”的回复,因此,朱熹与此卦特言“学者宜尽心焉”来作为警醒。

倡导心学之“易简功夫”的陆九渊,对《复》卦中蕴涵着“明体”、“见心”的义理,有独特的认识。在省试的“程文”《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中,陆九渊以“复”作为阐发的中心意旨,写道:

涤人之妄,则复乎天者自尔微;尽己之心,则交乎物者无或累。著卦之德,六爻之义,圣人所以复乎天交乎物者,其何至耶。以此洗心,则人为之妄涤之而无余。人妄既涤,天理自全,退藏于密微之地,复乎天而已。由是而吉凶之患与民同之,而己之心无不尽。心既尽,则事物之交,来以神知,往以知藏,复何累之有哉?妄涤而复乎天者自尔微,心尽而交乎物者无或累,则夫著卦六爻之用,又岂可以形迹滞?而神知之说,又岂可以荒唐窥也哉?^[7](卷二十九,第340页)

上引只是此篇的“破题”部分,它以“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的义理贯穿,即可见“文意俱高”。这虽是一篇科举文章,但也体现了陆九渊重“复”的思想观念。陆九渊还在不同场合中论述了“复”具有针对人性弱

点进行救治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只要能及时回复正道、找回仁心，人人都可以“无祇悔”而至“元吉”。

其他的宋代学者，或论“《复》卦下面有一画，乃是乾体”，或称“《复》卦，《易》之门户也”，或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故观心于《复》”，其思想观念之根源大体相同。由此可见，《复》卦义理，在宋代哲学、《易》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新的蕴涵，从而切入了“性与天道”这一根本性的哲学问题，牵合了“明体”与“见心”的关联，从而为心性之学提供了经典的支撑作用。

三、《艮》卦之要义：知止与存养

《复》卦被宋儒所推尊，缘于它被阐发出“明道”与“见心”的义理蕴涵，《艮》卦被宋儒所推尊，则与宋儒所重视的以静为本、知止存养的道德修养论密切相关。

《艮》卦，象征“抑止”。其卦象为一阳在上、二阴畜下的两艮相重叠。《艮》卦辞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其《大象传》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其六爻爻辞，呈现着从“艮其趾”至“艮其腓”、“艮其限”、“艮其身”而“艮其辅”的自下而上的排列顺序。

汉魏《易》家解说《艮》卦，多依其“象”阐发。如：虞翻释卦辞“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曰：“《观》五之三也，艮为多节，故称背，坤为身，《观》五之三折坤为背，故艮其背，坤象不见，故不获其身。震为行人，艮为庭，坎为隐伏，故行其庭，不见其人。三得正故无咎”，虞翻释《大象传》“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曰：“君子谓三也，三，君子位，震为出，坎为隐伏，为思，故以思不出其位也。”^[4]（卷十）这里，虞翻以“之卦”（即卦变）之例取象以解说卦辞。由此二例可见，汉魏《易》家的解说，颇拘泥于象数体例，义理上较少发挥，因此为绝大部分宋儒所不取。

宋儒显然更注重于《艮》卦的义理，宋儒阐发的要点，在于《艮》卦所具有的“静”之义、“止”之义，又涉及到“光明”之义。

周敦颐的学说思想，颇主于“静”，他所说的“一部《法华经》，只消一个艮字可了”，正是“主静”观的体现。《法华经》乃佛经，全称《妙法莲华经》，因用莲华比喻佛所说教法的清静微妙，故名，其主旨在说明释迦说法的惟一目的，是使众生都得到和佛一样的智慧，即人人皆能成佛，并说明唯有《法华经》才是“一乘法”，其他教法只是引导众生接受“一乘法”的方便而已。《周易》的《艮》卦，以“止”为主旨，有静修之意，所以周敦颐认为此卦义理，可涵盖、凌驾《法华经》。他《通书·蒙艮第四十》所说的：“艮其背，背非见也；静则止，止非为也。为，不止也。其道也深乎！”^[5]（卷十一，第494页）也是主静之论。

从《艮》卦之“止”而导出“主静”的修养功夫论，是宋儒重《艮》卦的基本思路之一，这也缘于“主静”修养功夫论与宋儒所重视的另一儒家经典《大学》的关联。《大学》开篇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朱熹释曰：

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静，谓心不妄动。安，谓所处而安。虑，谓处事精详。得，谓得其所止^[6]（第3页）。

我们再来看朱熹于《周易本义》中对《艮》卦卦辞的解说：

艮，止也。……艮其背，则止于所当止也。止于所当止，则不随身而动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则虽行于庭处有人之地，而亦不见其人矣。盖艮其背而不获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见其人者，行而止也。动静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静焉，所以得无咎也^[6]（卷二）。

由以上朱熹对《大学》“知止而后有定”等语及《艮》卦卦辞的解释，不难看出两者在“静”之义理上的密切关联。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知止而后有定，故观身于《艮》。”^[7]（卷八十五，第2859页），就直接地牵合了《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之语与《艮》卦之间的义理内涵。在《宋元学案》中，宋儒的此类论说并不少见。

宋儒对《艮》卦义理加以重视与发挥的另一思路是“止”，亦即“抑止邪欲”，“止欲守正”。程颢作《定

性书》答张载“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何如?”之问,即引《艮》卦义理为说。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对《艮》卦“止欲守正”之义解说颇详尽,其释《大象传》“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曰:“君子观《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处之分也。万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则止而安;若当行而止,当速而久,或过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逾分非据乎?”^[9](卷三)杨万里《诚斋易传》又分三个层次详细分析“止”之义曰:“大哉止乎!有止而绝之者,有止而居之者,有止而约之者。‘艮其背’,所以绝人欲而存天理,此止而绝之也;‘时止时行’,必止乎道,此止而居之也;‘思不出其位’,而各止其分,此止而约之也。”^[10](卷十二)这都是对《艮》卦中“止欲守正”之义理的阐发。

陆九渊阐说《艮》卦义理,既有与其他宋代学者相同之处,也有他从心学思想体系出发的独特理解。在给门生邓文范的复函中,陆九渊也引《大学》中“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阐说“止”的重要意义,然后说:“汝初信问读《易》之法,诚知所止,则其于往训如归吾家而入吾门矣。”^[7](卷一,第11页)《陆九渊集》中,记载了一则陆九渊自述的逸事:

复斋看《伊川易传》解“艮其背”,问某:“伊川说得如何?”某云:“说得鶻突。”遂命某说,某云:“‘艮其背,不获其身’,无我;‘行其庭,不见其人’,无物。”^[7](卷三十四,第419页)

程颐的《伊川易传》对《艮》卦“止欲守正”之义解说颇详尽,但陆九渊认为程说不够明快,他自己的解说仅四字,曰“无我”,曰“无物”。他说:“有己则忘理,明理则忘己。‘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则是任理而不以己与人参也。”^[7](卷三十五,第473页)他又曾说:“心正则静亦正,动亦正;心不正则虽静亦不正矣。若动静异心,是有二心也。”^[7](卷四,第57页)“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是为不识艮背行庭之旨。”^[7](卷三十四,第425页)这些都是他基于“心学”思想体系的具有特色的理解与阐发。

另外,宋儒还颇注意到“艮止”所含的“光明”之象。张载在《正蒙·大易篇第十四》中说:“艮一阳为主于两阴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势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则明之义也。”^[3](卷十七,第734页)朱熹的《周易本义》也提及:“艮之义则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时,故时止而止,止也;时行而行,亦止也。艮体笃实,故又有光明之义。《大畜》于艮,亦以辉光言之。”^[6](卷二)魏了翁《鹤山大全集》则曰:“《易》中光明,多为艮发,盖人心迁于物则蔽闇,止其所则光明,是以《大象》申之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止非其所思。出其位则志为气役,物欲外迁,光明内蚀。”^[3](卷八十,第2657页)可见,宋儒强调艮体之“笃实”与“光明”,也是为了褒扬《艮》卦作为“知止”与“存养”的道德修养功夫论的价值意义。

总之,《艮》卦的“静”与“止”之义,与宋儒心性之学强调在“明体见心”的同时加强“知止存养”道德修养的观念相吻合,而经过众多学者的阐发后,《艮》卦的地位更加突显。

本文开头提到,宋代学者在致力于儒学复兴运动的过程中,所注重的哲学本体是“性与天道”。宋儒的目标,是建立“明体”之宇宙观,以及“尽性”之修养论,然而,宋代之前的儒家学说中,并没有提供现成的、完整的关于心性之学中明悟道体、穷理尽性、收其放心等认知与修养的途径,宋儒的努力方向及其成就,主要体现在选择性地运用儒家经典,建构起理学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周易》的《复》、《艮》二卦,其辞句及其被阐发的义理,恰能为宋儒的心性之学(尤其是其中的宇宙本体论和道德修养论)找到了经典依据,这就是宋儒重视、推崇《复》、《艮》二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明乎此,则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宋代哲学、《易》学思想之特色也。

注 释:

- ①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归藏》“十二辟卦”曰:“子复、丑临、寅泰、卯大壮、辰夬、巳乾、午姤、未遯、申否、酉观、戌剥、亥坤。”“徐善曰:此《归藏》十二辟卦,所谓商《易》也。辟者,君也。其法先置一六画《坤》卦,以六爻次第变之,即成《复》、《临》、《泰》、《大壮》、《夬》五辟卦;次置一六画《乾》卦,以六阴爻次第变之,即成《姤》、《遯》、《否》、《观》、《剥》五辟卦。十辟见而纲领定矣。”(清同治十年济南皇华馆书局本)

[参 考 文 献]

- [1] 赵汝 . 易雅自叙. 周易辑闻: 附录 M]. 通志堂经解本.
- [2] 孔颖达. 三代易名 A]. 周易正义. 阮元. 十三经注疏本.
- [3] 黄宗羲. 等. 宋元学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4] 李鼎祚. 周易集解 M]. 津逮秘书本.
- [5] 张载撰. 横渠易说 M]. 张载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 [6] 朱 熹. 周易本义 M]. 金陵书局十三经读本(线装本).
- [7] 陆九渊. 陆九渊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8] 朱 熹. 四书章句集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9] 程 颐. 伊川易传 M].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10] 杨万里. 诚斋易传 M].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责任编辑 严 真)

The Thought and Theory of Mind and Human Nature of the Hexagrams *fu* and *gen*

HUANG Lix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HUANG Lixing(1965), male, Post doctoral researcher, S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I ching learning and ancient Chinese ideology & culture.

Abstract: Song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perio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 to the history of I ching learning. Song dynasty was rich of thought and culture. And the main stream was the Neo confucianism Lixue, which had a core theme on “the human nature and the heaven and dao” in philosoph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 ching learning of Song had relation with the theme. The confucians of Song dynasty pay attention to the hexagrams *fu* and *gen* extremely. Their discussion of the thought of them, ha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dynasty of Song. And it had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theory of mind and human nature of the confucians of Song dynasty.

Key words: confucians of Song; hexagrams *fu*; hexagrams *gen*; the theory of mind and human nature